

臥雲樓筆記草稿

(下)

月壤題以猶來事之視之下流之歸必矣

又曰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人

臥雲曰錢而不合金石可鑒此曹而能人之說也且既入矣可得真知戴氏家曰記十品皆非真不若如一之為真不信然

魏莊侯曰大天凍死則凍死則饑死方諸壺之立天地間若同口告人

要人博家以患啖沫豈得也為賦丈夫牙

臥雲曰此詩何國言也明人詩云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淚級捐惟其有之是也

胡九韶先室每日哺其弟謝天一日為其妻笑之曰羹粥三厨何名後福先

室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飢寒之患幸猶與病人非得福

而何

臥雲曰昔蔡啟期曰得為人得為男得言子高年為三樂挈彼例以此得福

後矣其妻謔笑之甚矣得福初不知言後福尤難

王陽明曰人有福多投過上用力就是補散其流必歸於久遠

臥雲樓筆記卷三存對錄上 二

臥雲曰補算擲滿不是言治不是言學司子不苟為云人行而備之非棄行

而修之之福也去行而易之修不明斯義而徒樂行修之則其行去而彼行

未始即補散之說也

文曰吾輩通患也也而得降隨用隨散未論江海但立治未降降即不能

散何故所必有因也水與源有源其由已無源其從物故凡不意比有源作輟

皆無源故耳

臥雲曰仲尼之取來取之有本耳有本故不舍不舍故後進有本即有源之不舍

即不息之後進即由已足朱子詩云同集那得降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陽明

此語法可作孟子朱子註脚

王陽明曰致志空欲有至事上用功有至念上用功有至心上上用功有事上是過

於也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然致志空欲方是存原簡易工夫

在念與事上遇制難極力掃除陰無廓清之期

臥雲曰凡事教於已然不教於未然教於未然不如教於未然也致志致志中

中賊也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但先子其難也則一切不報矣

又曰：詩必有事，於獨處一室而此念不閒，忙時能不忙，方是不為境所縛。

臥堂曰閑不閑易忙不忙那人荷刻甚有勵爾居六把住此心則閑忙不閑矣蓋天
事處一素中智之士未有不忙亂也吳龍望詩云陸家風急天雲夜恨是角
門脚人蓋歎不忙忙之理也

又曰「吾人立天地之間，固令亦」

又曰吾人立天地之間須令家去處人不可違人家

歐陽文忠公先生云。淺視感人。使不覺。至望賢。是已而物有正。能深視
去愛人。如樹木相左。不知感。人非感化。人之感人。必先正已。故曰。正而物有正。愛人
性靈異人之靈。亦必先正己。故曰。正而物有正。正己而物有正。正己而物有正。正己而物有正。

又曰歸門當有入佛三種教法。一解而得悟之。解悟未得。言詮法靜中而得悟之。證悟猶有待於境悟人事。練習而得悟。忘言忘境。觸覺逢源。會悟蕩然凝寂。

臥雲曰龍溪所居澈近位子之言也覺此不與一切智足然澈悟之境界而造人事練習將來則入世法必出世法儒學異於禪學之要

程松溪曰陰莖順逆之果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是性者已不富人必常之既已也

臥雲曰人與己同生一倖故愛人如愛己害人如害己何之乎己忘吾人中之明夫此則夷順無可趨險遂無可避

徐青源反舌編云立志既真貴在發脚不差發脚不差終老閑路後自無苦悶

臥雲曰楊子泣歧者懼發脚蓋也世之以放浪爲連觀比動曰合眼放步吾見其

聶璣跋曰聖人品多賢人適少愚人與適並遇必學而後見也不學以爲行妄
作以爲常不復知過

臥雲曰吾人日言人通而不言已通以已通遇可言也以望人望人以思人處已不
學之與乃至此

羅念菴曰：但覺得力只管做去，微覺有病，又回轉手，此件功夫，如引小兒隨時，就執着不得。

臥雲曰先生嘗云龍工到得習練巾身中脫無有兩件非習練故不執前
天仁心在乎此而已

章存得曰首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鏡照物鏡明
而物有見

臥雲曰以物磨鏡此研求對象也若以鏡照物則在倅瑩澈矣學其當磨
鏡為發脚點以照物為歇脚點

尤西川曰學術差處只為認方便為究竟

臥雲曰王塘南嘗云學其以性為率性以順為與物全倅以破戒為不好名以
不事檢束為孔顏樂地以靈見為超悟以無所用為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
求為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即學術差處蓋其得位得備而破戒不事檢束靈
見無所用耽放其心而不求有方便之得乃率性與物全倅不好名孔顏樂地
超悟不動心未嘗致纖毫之力此究竟也以至猥鄙之行認為至高尚之若漢
矣我此日初學塘南言通學其性得此後雖明矣言此日初學之者乃得之於心也
學夫乃高談闊論之大端不問而自發曰靈言以成心見性之靈言代佛已出人之靈言此即方便
之學其此矣

臥雲樓筆記卷三 存影錄上

四

又曰不來自性也他人口頭上討過此字終不長進

臥雲曰君子能為可譽而不能使人必譽已已好也而人好之於已何有荀子

云論說者以吾賊也認賊作父害將靡已尚望長進耶

明子年與郭善夫為古文陽明白草物之華于常性必害其華故其害鮮

臥雲曰肯田媽之論墨學也曰墨子若辯其辭則然人任其文而忘其用直以

文害用也文花也用害之其文顯其用晦其花繁其色繁鮮田媽之論

學中陽明之評語也

一友覺有通言說而不樂王一荅曰莫煩法前頭失靈且喜樂今日覺靈

臥雲曰前頭失靈過去也今日覺靈現在也解文清云事已隨不近最切故

善治心不溯過去不近未來而惟重現在

何克堂曰人於心上則則聰明日地於機心上則則聰明日減

臥雲曰有機械必有機事有機事必有機心今人以機械為聰明斯言似

不適用矣然物極必反十九世紀文化亦有睡棄之者得此說而時之創後

果也

鄭東廊曰近有友人相借曰君子當世顧得是非不順更顧利害僕若之曰天下真利害便是天下真是非說些功曰是非利害有有真之過而真利害真非而真害也

臥雲曰甚矣是非之難言也莊子云此之是非彼之是非余意是非未嘗有其止端間有餘德不得謂之是非則利救喪德不得謂之非真是雖害之利也其非雖利之害也是非有真利害有真矣

鄭又曰吾輩病腐尚是對景時放逸故辨究雖精終受用不得順如象山所云國津路口人不許放逸方是順更不與之與字

臥雲曰道學以受用之學也若研究道學而受用不得此將聖賢言後為一場話說耳陸氏因津路口之喻真鞭辟入裏

耿天台又曰昔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肯踐履余則曰眼孔易開肯肯難操公所取人眼孔余所取人肯肯

臥雲曰士之詩可貴其寶踐履則令人眼孔大開矣而有肯肯其夕目與于古適成其妄而已

臥雲樓筆記卷三存影錄上

五

呂心吾曰以祖述心為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為古人靜心之語以學後心為古人之細之語以淺狹心為古人博洽之語字意未舒句讀未真便如評騭真益浪人也

臥雲曰培根云梁柱深思緩於論斷管仲云非見之明明勿下斷語學此皆當持此態度令人不明訓詁之學而誠漢儒煩碎未讀性理之書而詆宋儒空疏直欲以影射為事矣止孟浪

又曰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虛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若氣也從容者若氣也而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

臥雲曰程伊川詩云雨來無事不從容即語之曰萬物靜觀皆有得惟從容故有得惟有得故事有餘味伊川有餘味故人有餘年荀子曰美意延年美意此有得之語也即從容之語也

又曰凡人之為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乎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至於樂為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臥雲曰好之不以樂之不以樂為善則德已成樂為不善則心已死心死之人

其為不善也惟日不足酷吏王溫舒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是吾事矣其果為不善與惟日不足之意千載下如聞其言

崔後渠曰覺心之放而求之知亦之流而求之於己之是即非之始人長即短也

臥雲曰前二語即陽明知行合一之肯綮二語即老子不自是故彰不自於故長之反射語

馮少墟曰外有不疚不惡於人內有不疚不惡於己志無惡於人到處只做一個鄉愿無惡於志便是個真名子

臥雲曰良心之制裁德於輿論之攻擊人攻人而人亦攻人可改則此心怡然若恬和拍心覺有過不去事雖無人非若有鬼責則魂夢不安矣故惡於人猛可也惡於志不可也

楊玄菴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鏡心惟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有來自去隨應隨滅為萬道宣之伴弗礙說子小言曰向所存其神曰格說不盡如宣如

臥雲樓筆記卷三游影錄上
六

臥雲曰機說之言皆入於禪也問尹子有云水牛之影有去有來影在水外實無去來此即水即牛一物悟可見宋明哲學確受禪宗直接或反動之影響

呂氏簡曰人能反已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為心則學是皆荆棘也

王一菴曰有志於為已者一切不見人不是然後能成就一個自家是說無功

曰見人不是說惡之根見己不是說善之門錢一奉曰事肯放過他人則德

日弘時不肯放過自己則學日密劉蕺山曰德已無不是惡愈流愈下

陳成凡天德德已有不還惡愈連愈上便是至人

臥雲曰徐說說觀之人貴自知矣老子云自知之明勝非引莊子諫伐越

事以喻之曰臣患智之六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今之躬自

信而厚責於人皆見人之不是而不見己之不是與不自見其睫矣

阮文曰吾人這有重業習染纏絆毛髮骨髓無不受病從朋友善教人過

六非故岸惟是彼此互相遮下同一條受害之流此真洗滌腸胃之劑

臥雲曰荀子主非家而當於亦師亦是亦而為友也但師友之觀視不若一

已之德下蓋自覺之功百倍外歸也子路告過則喜大禹之聞善則將皆大而受善之路也

又曰愚莫大於不自振其氣也極弱極弱一介轉剛如忽張風就雷動奮迅激昂聲疑以此世欲以剛行以昌更有何事

臥雲曰自老氏以柔弱為生之徒此世所以多偷儒之先生獨勵之以持剛持論為羅一掌相似一掌之論太剛則折之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耳折不折天也太剛手何尤審是則堅強處下柔弱處上之說不改自破矣

又曰雲伯公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谷推誠萬境自開人心自開

臥雲曰世界皆同境也世界皆同人也以同人入同境而困其困矣昔南榮越見老子老子曰子何為人偕來之勞也此即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開心一開何窮涉而不困耶

孫鍾元寒集云同做白飢餓旁愁困不倒色色實利侵不倒死生患難致不倒而人之事畢矣

臥雲曰飢餓旁愁困不倒貧賤不約也青色實利侵不倒富貴不淫也死生臥雲樓筆記卷三存影錄上

七

愚非考不倒感或不感也人之事畢新得丈夫也

又曰無二人不互其上則無二人不出其下矣無二人不互其下則無二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

臥雲曰孔子云君子矜而不爭又云古之於也廉矜非惡德也但矜而至於傲上則爭矣惡矣老氏曰善用兵者下余得善學此為之下

又曰人生在世過目撥擻漫無所得身其根原除怨天尤人別無其事

臥雲曰孔子云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荀子云自知其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所謂上達所謂自知也命皆怡然有以自得之此人不求自得之學偶遇路跌輒有天問孰讀之作故人之皆處子歸非矣

顧況凡曰首之為小人心口亮辭而才盜竊合之為小人心才盜竊而罵亮辭臥雲曰才盜竊而口亮辭尚且亮辭為美名也而欲竊之終有夜氣之存若才盜竊而罵亮辭則以盜竊為美以亮辭為惡東真之好特止矣

劉義山詩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過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以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邊何暇及一切俗思妄想

又曰心放自多言始少言自言人長短始

「重刊五山碑」

臥雲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歌深得至旨

王心齋之人心本無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名不錯

去亂字難除

先西川曰：爲人之蔽，五利欲聞者之蔽。左慈見之，惡見是利欲之。御座。

歐陽白澗劉荆之李黨蔽性意見意見視利欲勝矣而完小氣為物欲蔽改
利欲之相摩

雲樓筆記卷三 存影錄上

八

張白真知事急乃自信真知事然乃自堂怒急出沸釜抽薪堂怒出熱爐
雪堆山填壑愈難愈速

陰居六非真和為難陽明謂和即也西哲云和緩即力云難行易之說云耳

列三五曰不善之聞惡創之益少而增損甚多故言人不善目損之又聽其損

意為好便是有進步

當務之急。人以為。每字矣。但真。假耶。人不知。而家。昧之。家。求。自。操。而。已。若。假。泰。士。情。然。以。假。態。之。此。以。水。附。水。之。說。也。

明雙江曰：耗有盛衰，而靈無老少。隨盛衰為昏明者，不學而為於私之

而錯其左天以夫欲簡其左已學而已矣

王龍溪曰涵養工夫貴在格專按讀五難抱卯先上當有是言然必卯中原有一點真陽
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卯抱之雖勤終成暇卵學以圓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工夫
臥雲曰今之所謂種子大半無陽之卯抱之雖勤亦為暇為暇其不可得況有戒乎則不
如不抱之為愈也

王陽明曰未幾於人得之直心難比人為得之人心心之得其止此即直心通心之失其止
此即人心初起有之心也

臥雲曰大禹謨危微辯人心通心之止若不洞然先立一事說去教客其尤為切
臥雲曰今人不立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教以苟且不立智賢固曰世風不善慕傑之士
徒然特立與俗違此方能去惡為善

臥雲曰徒然特立此能自守也與俗違初此不隨時也能之是則慕傑之士不足是則苟
且不立胡顏之言可立証也

(二) 搜討雜錄

元祐初年，愚寧山人亦遊，殆盡言其統政之不已。范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詳。呂公著曰：治道去其大，甚人材實難宜，使有新章，宜使自棄。皆奉孔子疾佞則亂之旨。范公非不忠厚，但人得志於君子，則一國打告；君子得志於人，則常為僻地。君子欲以道濟人，此以道長世，此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左忠毅公嘗以此元祐去亂，在不亂以為錯。又曰：李伯紀、社事、事不和乎人事之失，一事人則些害，其言正中。范公之病，使曰：樹德務遠，除惡務盡。師之上，曰：人勿用，必亂。邦也為改其鑒，使韓昌黎曰：吾不吾而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昌強與之拒，強附善則德日進，強拒不善則邪不染。聖子曰：察於蒼則答，察於黃則黃。孰入以靈其色，不故君子慎於子慎於子，率子而求之，原其流，其孰以湛之，比久則不能以變易。故君子慎於湛，晉書殷浩傳云：浩善為玄語，為風流，後論其宗，或問曰：將蒞官，而夢權將得錢而夢盡，何也？浩曰：官本具，將得官而夢尸錢，奉盡土故將得錢而夢盡，時以為名言。夫官之與德，與否，五人在，不在官，人不與，官便不與，德其官權者，全故其權而得官，錢為物，品代價，無淨穢，可言盡土之，猛王行呼阿，以少樓筆記卷三存影錄上

+

靖之意此則晉人習氣耳

地雖爲橢圓形固由西人發明然各國舊有天圖地方四角不掩說是早從地爲圓矣此稿曰想像之詞律書青靈臘云四表之內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旁地左其半豈已証明地左太氣之中又曰地常動不止律書在人五舟的登舟行而人不覺豈真斷定地動矣朱子張翥云今蓋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但不隨之以轉耳且今有風相擊而動之律書出於臆平之世西漢非今在遠

先生

外不隨之以轉耶。子亦有說。故地動之。律書出於哀平之世。西漢距今古遠。

先哲對於自然現象認識之明晰能力之可驚

世人見當事汲引親故動曰任用私人此偏見也夫用人只論其勝任與否不同親疎也

卷

不問其所以然也

祁○舉子人得祚之何論其他在祐甫對唐德常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為平速未之諫何以諫其才行而用之

金車宋曰：「吾南為相，未踰年，而百人空，皆非常之才。」
許允對：「吾南為相，未踰年，而百人空，皆非常之才。」

魏武曰：舉凡此之鄉人，皆知之。予之言得之矣。然要非植虎堂私也。得。

援為口實也
王介甫用其子方印引
內華不烈說之說以自解

劉邦朱元璋崛起草澤間方其發難時逆龍孽虜未嘗不推心置腹結以河

山常矚之恩及大勲已畢而誅戮隨之非寬恩之或迫於勢也傳曰有大功而

無貴仕其人能靖此與有歲貴之中又有貴則靖此不臨臨靖桓子所

得趣而美之及做惡人其食即不唾其中其以惡因涕其情適意而俱不得
有失其以既有怨而涕之則得趣其必盡其功臣以臨其誅焉也宋
帝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可代表高帝以心燈而益法祥兵叔得保
全功臣功也

卜式曰惡非難斥去難令改惡曰重曰去其害馬以而已矣殺羊必先殺賊殺馬
必先殺害馬可謂知言昔景公問晏子曰吾欲何患晏子曰患善惡之不齊然則應
官國崇陰陽社會去惡非其先務耶禮部通志移革命并議之殊非此
方望溪先生寢室中書云稍存夜氣略似人形申時亭書在臂得去惡之意方百川先生云人面虎禽獸心更去市
井心仍不作士君子林人禽之辨之於幾希見兩賢治心之嚴
論衡曰聖家舊莽而又以鬼死其富有知而為善之是惡死人也聖子堂言以
其言非吾言其理以即投石論衡語聖家無異以方攻周至元之說為石堂言之
說為耶矣

晏師總訓弟唾面自乾基督既有學古左類其更以右類亦以皆禱性過之言
也夫人唾家拭之可耳矣必待其有乾人學家受之可耳矣必更承以右類性過
臥雲樓筆記卷三存影錄上

子之三叔頑古之犯而不校得其中道佛云人之言家也有第一字首一字已賦
有第三字首兩字俱滅信之精妙

枰場桐君之制始於周宋真宗時五代金要枰檢之行始於賈通鑑紀事本末

舉之樂俞流俞甚故待士之禮愈趨愈急唐書

古策墓道之徒動稱操券之何足比操也莽當評臨天下乎西華力

武功曰聖王言操則拒王唐書廢聖帝之謀許祔將帝列莫之役谷恭簡書

曰宋有曰是也國之變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始周未嘗有不臣之心迨後聖

呂布滅秦術破秦絕降則魏賊也賊於宋郡逐黃巾於兗州北方人民說可康

述古今曰恨國家無有孤不知當教人於五教人於帝家非欺人臨視莽之大失

南唐元宗略讀書工詩詞其春恨流初漢詞及帝看台詞曰橋抱唱外詩才

使遜其柄德之顧華館塵山以使人不知若何仰宋乃直於能能開門作天

子其其國降降清志以改為才子則有得為皇帝則不足前人曰云南朝才

子其其後不作同人作帝其意深備之也

孟子直性善從寡慾之荀子固絕對反對矣即告子言性惡害處不善揚子言
「善惡混」韓昌黎言性有三品孟子分言孟子之善與惡人之善東坡得孔子
言性為殊為顯孟子言性為殊為顯難立說不合而致難於性善則一陳蘭甫性
主孟子之說曰「聖人之性近乎善常人之性皆有善惡人之性仍有善而不純乎
惡故性善言性如此一他疏解似較圓融密孟子功臣也

後修始志為魚旁則赤尾周思汝讀之曰「魴魚類尾是魚旁喻民勇也又云
鴈食桑葉則解紙之詩曰「鴈鴈兮無食桑葉是鴈之解甚喻女之耽士也
二語可作毛詩註脚

賀瑒云性之與情性既之與外靜動是外動時是靜時是性動時是情甚
明晰至論性情之言惡則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純善情不純惡荀悅申之曰性
善情惡是桀紂無性堯舜無情此持論不通

丹朱商均不肯非真不肯也視父為逆身恨叔果公子棠暉因貪黷而父傷取
殺李郭侯子繁密陽械稿以示桀延齡為侯子辟疆於梓呂產母為同
姓真不肯之尤甚夫公郭侯為侯為之父其道德尚庭訓自不得言而父子
臥雲樓筆記卷三存影錄上

與趙若此家庭教育及先天稟賦有時亦不可得欺

桀謂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郭壯魚蘇逢看則喫生老死病時至
則行仙了」然於生克之際必及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恨但午橋莊當願未成
軟糖也饒尾由未長懷書未了篇篇為可恨此天歎未成魚未長書未了有何
謂仙將死等語於此則又似達而似達也

樊史劉凝之為人認以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喪夫履遂遂不肯復取又阮瞻

士六為鄰人認以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即予之鄰人得喪夫履遂遂麟士
曰「非卿履而笑而受之東坡志林謂「當必當為麟士不當為凝之予亦謂然不
觀劉寬之受蹄牛手曰物有相類幸見歸何謝之有又不觀卓茂之解馬手
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家麟士態度全於寬茂可為當世法

宋陸執中作相有婿亦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以房龍能半物婿安
得有三人視名器猶私器故補一個應應仕宦庭矣

古有胎教之法太任之姓文王是之顧或預習胎生舜未習胎教何以卒成大
聖此特例外耳博物志云「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胎教之言似可信至云不

可見兔令免管缺不可嘆也蓋令免多指此種見解若於婦人矣

林和靖雲伯人曰通世界事皆能之惟不能担簦其肩膝歟東坡忘言生平有二不如人

謂着棋喫酒唱曲也公有能此者有以人其立之數比何用其能何用其九人耶

回雁身爲衡山七十二峰之首謂身勢如雁之迴旋也俗傳秋雁至衡陽不過及春而

回詩人遂指爲故實李雪_田雁字詩云送有長安現有山電端燕雨拂雲同年

范筆衡峰下刺得南天万里回守雁不逼衡之說

人固不易知之心不易識似是而非也夫君子小人雖不易分今之上有其道和懿

行解荀子雜辨明火曰雜辨以必火必明而後辨報勇辨以陽明爲超也點蟹

比火必暗而後蟹赴者蟹以陰暗爲居也此君子小人之分達也人心雖險於山川難

於知天然喜光明必君子樂山圖以必小人求賢如雜辨鬼惡也照蟹知人之

道思通事矣

東坡云丈夫功名在晚節此言多如國手奕棋只須大段用意終局時自勝也此

黃花晚節之意要心視遭時何如耳台則不待終局即預罷手何功名之可

言鳴唐對武帝帝禮可思也

臥雲樓筆記 卷三 存影錄上

十三

計臣言利其利也愈工其殃民也愈甚其禍國也愈烈惟承辦之官吏飽厥

私囊耳宋厚祐同史亮之建議指曰徒飲民怨無裨國庫商賈有言云朝廷

結局收些數官吏歸裝載寶錢可爲好用計臣比戒_{洪武壬午王允通法直於廣州賦}

道利且利不官則主民之利以財源通而有益於官也其利則利深重而必損於民之利

子年丁戌移往河南懷州銀錢上招轉民見官利人皆畏之也此言允通法直之

李相寧雪不歸鄉鄰人與之曲天官有石於祠國中三孝子也櫛櫛集有祠明詩云若此

殺不焚表則肉累魚腹不焚則穀粟散惡木不累則渠之反盛與李仲憫農詩皆

替累人作不平鳴也_{有本少即有老古通堂曰誠不說則林曰汝堂古人言必令世多令人也預曰顧若古}

見贈恭

公孫龍好辯其細已甚其得苟鉤鉤析亂而已惟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即

算學_{此片數也}司馬彪注云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半立陷堪玩索

戴東原曰凌儒於理理同於離吏而陷離吏以法殺人凌儒以理殺人戴氏以理欲

與朱子人欲皆蘇之欲其朱子欲欲法欲也戴氏以理欲欲也_{也法欲欲二其通故曰}

遇欲害甚於防川

陳全甫言於孝宗曰今世儒士自以爲心誠意之學其實心痒不知痛癢

之人也。孝一安於君父之仇，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日得之性命乎？信雖遠，激然為異族，豈陵國土，日蹙而猶空言性命，去晉人遠哉？有哉？今爾言存之六，一腹與奮刺也。

古今皆有絕類，以前蜀高祖平東川，世將多子，功立宗格，五枯樹下，未嘗有伐時，歸枯樹，大保類，馮異之稱，大樹將軍也。後蜀韋敏官御史中丞，性多依違，時歸，敏領中丞，類靈恆慎之，歸，件會宰相也。南唐潘晟家，最富，每食不飯，几案使眾使執一器，環立而侍，歸，肉台盤，類楊國忠之肉屏風也。靈福賢，不肖，約無独有偶矣。

曹操下令，能盜嫂，受金，不為仁，不孝之人，近人祇為強盜，拒人之影，似已但想東，能逾才，而漢武能斷之，士與甚，差別，盜些不為，深武，獨蜀曹操立言一也，因人異其毀譽耳。宋武帝下詔，洗除犯御禍，其後國臣盡其類，武同意。

昔魏主欲得韓而合之，果韓公子對曰：「韓為故魏，而可合也，則敬也。」六顧得果而合之，韓晉主招孫皓曰：「朕以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曰：「臣在江南，不復此座，以待陛下。」國止家破，臣不肯弱，其舅兒紀劉禪之，果不思蜀，臥雲樓筆記卷三存蜀錄上。

劉鍾之顧枕挺為降王長，固差強人意也。

大學云：人其知其子之惡，左傳云：「知子莫若父。」治若相反，則知其國，知莫如君。六宋嘗不知也，人與不愛其子，即與不愛其子之害子，既惡矣，始望其改過，徒稍為隱諱，且代為辯護，同溺愛，故不明，豈真不明乎哉？

孔子答李路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皇侃疏云：「周孔之教，惟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是以孔子為不知生，死也。」則皇侃當作明白說，程易時云：人有三大分，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既死之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性也，其二

分實而無性也，至相惜之學，子實有之一分，至於實無之二分，聖人非不知也。既

實無矣，烏足致力於其間哉？於是二氏起而致力焉，以六異於儒，儒之此分也，

見於經，程氏以儒家重實，有皇氏以儒家重現，立固也。但佛氏致力於實，此

致力於未生，六既大開宗風矣，究其所得，涅槃輪迴，輪迴說得，不生不滅，

果可信乎？抑不可信乎？此種悲劇，自古無人解，若則孔子若子歟，之言非不若之若耶？日知錄云：未知生而先言死，此直欲其死也。聖人之道，亦教其生，而明其死，實有一分也。

董子靜性字定義曰：性之是非，生與否，其生之自然，之實謂之性，非即告

子宣之得性耶其論性之善惡不着迹際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今出米而米未
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夫性未全善非耶或曰有性不善耶又
曰性為爾為卵之待養而為雛爾待養而為成性待成而為善夫性待成而為
善非耶荀子善性傷也之說耶即重性善之說也與孟子異曰孟子下質於
禽獸之性為故曰性已善言上質於聖人之性善故曰性未善孟子論性善
耶惡耶荀子與中有全於孟子中者與然亦謂以珠走盤耶

蘇洵辨義論曰凡事之近人情者鮮不為大惡惡論為事介爾而作介爾之
先有五斧其不近情者甚故為惡惡雖大權而危再修德微金在子而後盡財
環吳隱之賣犬嫁女處恆慎者頭自鬱鬱必喪事之數人比雖賣席拔僂要
皆綸極通也不近人情矣
易坤卦曰積善之家必裕慶積不善之家必貧殃大高謬曰惡迎吉德迎
凶慶也殃也吉也凶也匪辟自天台之自人即故施偶果或惡惡遂德不可為
中論曰施吉報凶禍之命施凶報吉福之幸皆其志而已矣然但問畔私不問
收獲之既也人其知所守哉
臥雲樓筆記卷三存影錄上

十五

咏劍台詩多矣其故作翻案語者滕白猶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古名
為人看羊豈不使有以及不釣鯉魚只釣名等句是也余最愛方止學詩云糟

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已一年可知也手求老子早知机却向相江釣鯉魚
陶仲調明開亭句云先武功始相憶雲台魚不待餐衣問從先武身上想

明子陵不漁故可仍別開生面宋人傳云云要通直釣魚取用
李仲調詩云鋤禾日當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若儒家園里

幫夫之汗也釋此亦然其言曰鉢之飯作大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近於都市
繁華累村累落社會墮落為畸形之發展則至有不肯汗者不將食贈子
服之倫將給之輟研之聲矣

漢孔僅符臨晉令在關雎之不吉僂曰嗟予不為人仕不擇官吉云由已而由卜乎
見以漢書僂中有其守故也世之士天遇利害同僂惟卜是果實其訪守日

以避避為孝耳孔子之論藏民也以下是多寡也三代賢否性其卓見
堂性臣國人同年報曰有若干歲矣夫步亭已過即當三無之而為有殊失論
雖根極倘同寒文集顧雲軒讀記說施耐庵有叙與子意也全卷五卷五

孫子簡云：西人同年壽，無以視之，其為壽有如戰在七十，則已無七十者之能，其
痛且苦，而猶有願世軒頤託之，余每怪世人，棲年為壽，當若論得新契而力反
手，燼而為烟，薪與主既亡矣，乃取灰而置，藏之曰：有擔束之數，數烟而需，束之
曰：有種凡之數，難至，遇此不出，此顧猶於已逝之年，沾沾不忌，計算何哉？此許
序云：每怪人言，某甲於今年若干歲，夫若干歲，積而有之，乃令其歲積，互何許
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短之言，悲已矣，賊皆先得家心之妙，今然耳
顏習學之學，以忍嗜欲，苦筋力為主，反對宋儒空話，其有存性存學存性存
人四篇，其年譜云：為夢靜宜，後之學，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忙
然，故誤人才，敗天下事，此宋學也，言行錄云：宋才莫善於習動，夙夜寐，振
起精神，尋而去做存學云：人之精神，歲月有限，倘說半夜一日，便習行半鋪，一
日，此學上多一分，便才世上少一分，保其學說，不外貫澈，非力不食，四書其說，以非
雜宋儒，此蓋目擊明季，此儒亡學，遺弊之失，故力矯其弊，而不覺過之，其後
李慈菴述之，介然成一家言，此儒學之論，始於此，曰：程朱之學，直捷愚直……
而先宜竟與之，此乃學法，此近於彈，此一斥為空，談何其謬哉！是見宋儒有
以雲樓筆記卷三存影錄上

其竇際以互宣談，特其疏鑿耳，預李之極端攻擊，可以已矣。純屬空言，道何補焉？
論衡當靈篇云：天宋王晏刑，故宋國大惡，懼雷電，晏學故君子，震動已，將雷擊
惡人之說，打破又曰：雷以太陽之散氣，也，日月陽動，故日月始雷，五月陽威，故五月雷

近秋各陽氣，故秋各雷，雷言之極，其成理，其述數人，情狀有斗水，唯治喻，人
人非死於雷，要元耗氣，也，即覺之充，可治科學之祖矣，惟李也，惡人滿天下，雷
將擊之下，豈怪有雷，悍而不敢為，若云晏學也，惡人愈惡，惡談愈張，撥神
道，設教，苦心，得無度乎？夫陵歷門，誰可以前知，而至人必，謹天戒，此果智，去今人下哉

意蓋有在也

議論偏激，即為世衰之漸，近人多譽王臨川，臨川經術湛深，卷之七，可昭明題半
三，皆神佛，何得曰他學？云：皆神佛，何得曰他學？乃有人譽秦檜，則大謬也，其言曰：時至南宋，宜和不宜戰，故
而情用兵卒，至失敗，檜主和，後時也，武楊主用兵，寡謀也，為斯言，不不昧，春
秋大復仇之義，王船山所後，該深詞而助之，政即此類歟！馬錢臨川，張德到岳府，言安其
相安其體，諸其至，是千，皆何害？
太史公：論理財也曰：善其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禁罰之，而下其